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四十五回 三清觀大聖留名 車遲國猴王顯法

卻說孫大聖左手把沙和尚捻一把，右手把豬八戒捻一把，他二人卻就省悟。坐在高處，倅著臉，不言不語。憑那些道士點燈著火，前後照看，他三個就如泥塑金裝一般模樣。虎力大仙道：「沒有歹人，如何把供獻都吃了？」鹿力大仙道：「卻像人吃的勾當，有皮的都剝了皮，有核的都吐出核，卻怎麼不見人形？」羊力大仙道：「師兄勿疑。想是我們虔心敬意，在此晝夜誦經，前後申文，又是朝廷名號，斷然驚動天尊。想是三清爺爺聖駕降臨，受用了這些供養。趁今仙從未返，鶴駕在斯，我等可拜告天尊，懇求些聖水金丹，進與陛下，卻不是長生永壽，見我們的功果也？」虎力大仙道：「說的是。」教：「徒弟們動樂誦經。一壁廂取法衣來，等我步罡拜禱。」那些小道士俱遵命，兩班兒擺列齊整。嚕的一聲磬響，齊念一卷《黃庭道德真經》。虎力大仙披了法衣，擎著玉簡，對面前舞蹈揚塵，拜伏於地，朝上啟奏道：「誠惶誠恐，稽首歸依。臣等興教，仰望清虛。減僧鄙俚，敬道光輝。敕修寶殿，御製庭闈。廣陳供養，高掛龍旗。通宵秉燭，鎮日香焚。一誠達上，寸敬虔歸。今蒙降駕，未返仙車。望賜些金丹聖水，進與朝廷，壽比南山。」

八戒聞言，心中忐忑，默對行者道：「這是我們的不是：吃了東西，且不走路，只等這般禱祝。卻怎麼答應？」行者又捻一把，忽地開口，叫聲：「晚輩小仙，且休拜祝。我等自蟠桃會上來的，不曾帶得金丹聖水，待改日再來垂賜。」那些大小道士聽見說出話來，一個個抖衣而戰道：「爺爺呀！活天尊臨凡，是必莫放，好歹求個長生的法兒。」鹿力大仙上前，又拜云：

「揚塵頓首，謹辦丹誠。微臣歸命，俯仰三清。自來此界，興道除僧。國王心喜，敬重玄齡。羅天大醮，徹夜看經。幸天尊之不棄，降聖駕而臨庭。俯求垂念，仰望恩榮。是必留些聖水，與弟子們延壽長生。」

沙僧捻著行者，默默的道：「哥呀，要得緊，又來禱告了。」行者道：「與他些罷。」八戒寂寂道：「那裡有得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只看著我，我有時，你們也都有了。」那道士吹打已畢，行者開言道：「那晚輩小仙，不須拜伏。我欲不留些聖水與你們，恐滅了苗裔；若要與你，又忒容易了。」眾道聞言，一齊俯伏叩頭道：「萬望天尊念弟子恭敬之意，千乞喜賜些須。我弟子廣宣道德，奏國王普敬玄門。」行者道：「既如此，取器皿來。」那道士一齊頓首謝恩。虎力大仙愛強，就擡一口大缸，放在殿上；鹿力大仙端一砂盆，安在供桌之上；羊力大仙把花瓶摘了花，移在中間。行者道：「你們都出殿前，掩上格子，不可洩了天機，好留與你些聖水。」眾道一齊跪伏丹墀之下，掩了殿門。

那行者立將起來，掀著虎皮裙，撒了一花瓶臊溺。豬八戒見了，歡喜道：「哥啊，我和你做這幾年兄弟，只這些兒不曾弄過。我才吃了些東西，倒要幹這個事兒哩。」那馱子揭衣服，忽喇喇，就似呂梁洪倒下板來，沙沙的溺了一砂盆。沙和尚卻也撒了半缸。依舊整衣端坐在上，道：「小仙領聖水。」

那些道士推開格子，磕頭禮拜謝恩，擡出缸去，將那瓶、盆總歸一處，教：「徒弟，取個鍾子來嘗嘗。」小道士即便拿了一個茶鍾，遞與老道士。道士舀出一鍾來，喝下口去，只情抹唇咂嘴。鹿力大仙道：「師兄，好吃麼？」老道士努著嘴道：「不甚好吃，有些甜酸之味。」羊力大仙道：「等我嘗嘗。」也喝了一口，道：「有些豬溺臊氣。」行者坐在上面，聽見說出這話兒來，已此識破了，道：「我弄個手段，索性留個名罷。」大叫云：

「道號道號，你好胡思。那個三清，肯降凡基？吾將真姓，說與你知。大唐僧眾，奉旨來西。良宵無事，下降宮闈。吃了供養，閑坐嬉嬉。蒙你叩拜，何以答之？那裡是甚麼聖水，你們吃的都是我一溺之尿。」

那道士聞得此言，攔住門，一齊動叉鈿、掃帚、瓦塊、石頭，沒頭沒臉，往裡面亂打。好行者，左手挾了沙僧，右手挾了八戒，闖出門，駕著雲光，徑轉智淵寺方丈，不敢驚動師父，三人又復睡下。

早是五鼓三點。那國王設朝，聚集兩班文武、四百朝官，但見絳紗燈火光明，寶鼎香雲鬢鬢。

此時唐三藏醒來，叫：「徒弟，徒弟，伏侍我倒換關文去來。」行者與沙僧、八戒急起身，穿了衣服，侍立左右道：「上告師父。這國君信著那些道士，興道滅僧，恐言語差錯，不肯倒換關文，我等護持師父，都進朝去也。」唐僧大喜，披了錦襪袈裟。行者帶了通關文牒，教悟淨捧著鉢盂，悟能拿了錫杖；將行囊、馬匹，交與智淵寺僧看守。徑到五鳳樓前，對黃門官作禮，報了姓名，言是東土大唐取經的和尚來此倒換關文，煩為轉奏。那閹門大使進朝俯伏金階，奏曰：「外面有四個和尚，說是東土大唐取經的，欲來倒換關文，現在五鳳樓前候旨。」國王聞奏道：「這和尚沒處尋死，卻來這裡尋死。那巡捕官員，怎麼不拿他解來？」傍邊閃過當駕的太師啟奏道：「東土大唐，乃南瞻部洲，號曰中華大國。到此有萬里之遙，路多妖怪。這和尚一定有些法力，方敢西來。望陛下看中華之遠僧，且召來驗牒放行，庶不失善緣之意。」國王准奏，把唐僧等宣至金鑾殿下。師徒們排列階前，捧關文遞與國王。

國王展開方看，又見黃門官來奏：「三位國師來也。」慌得國王收了關文，急下龍座，著近侍的設了繡墩，躬身迎接。三藏等回頭觀看，見那大仙搖搖擺擺，後帶著一雙丫髻蓬頭的小童兒，往裡直進。兩班官控背躬身，不敢仰視。他上了金鑾殿，對國王徑不行禮。那國王道：「國師，朕未曾奉請，今日如何肯降？」老道士云：「有一事奉告，故來也。那四個和尚是那國來的？」國王道：「是東土大唐差去西天取經的，來此倒換關文。」那三道士鼓掌大笑道：「我說他走了，原來還在這裡。」國王驚道：「國師有何話說？他才來報了姓名，正欲拿送國師使用，怎奈當駕太師所奏有理，朕因看遠來之意，不滅中華善緣，方才召入驗牒，不期國師有此問。想是他冒犯尊顏，有得罪處也？」道士笑云：「陛下不知。他昨日來的，在東門外打殺了我兩個徒弟，放了五百個囚僧，碎碎車輛；夜間闖進觀來，把三清聖像毀壞，偷吃了御賜供養。我等被他蒙蔽了，只道是天尊下降，求些聖水金丹，進與陛下，指望延壽長生；不期他遺些小便，哄瞞我等。我等各喝了一口，嘗出滋味，正欲下手擒拿，他卻走了。今日還在此間，正所謂『冤家路兒窄』也。」那國王聞言發怒，欲誅四眾。

孫大聖合掌開言，厲聲高叫道：「陛下暫息雷霆之怒，容僧等啟奏。」國王道：「你衝撞了國師，國師之言，豈有差謬？」行者道：「他說我昨日到城外打殺他兩個徒弟，是誰知證？我等且屈認了，著兩個和尚償命，還放兩個去取經。他又說我碎碎車輛，放了囚僧，此事亦無見證，料不該死，再著一個和尚領罪罷了。他說我毀了三清，闖了觀宇，這又是栽害我也。」國王道：「怎見栽害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僧乃東土之人，乍來此處，街道尚且不通，如何夜裡就知他觀中之事？既遺下小便，就該當時捉住，卻這早晚坐名害人。天下假名託姓的無限，怎麼說就說我？望陛下回嗔詳察。」那國王本來昏亂，被行者說了一遍，他就決斷不定。

正疑惑之間，又見黃門官來奏：「陛下，門外有許多鄉老聽宣。」國王道：「有何事幹？」即命宣來。宣至殿前，有三四〇名鄉老，朝上磕頭道：「萬歲，今年一春無雨，但恐夏月乾荒，特來啟奏，請那位國師爺爺祈一場甘雨，普濟黎民。」國王道：「鄉老且退，就有雨來也。」鄉老謝恩而出。國王道：「唐朝僧眾，朕敬道滅僧為何？只為當年求雨，我朝僧人更未嘗求得一點；幸天降國師，拯塗塗炭。你今遠來，冒犯國師，本當即時問罪，姑且恕你，敢與我國師賭勝求雨麼？若祈得一場甘雨，濟度萬民，朕即饒你罪名，倒換關文，放你西去，若賭不過，無雨，就將汝等推赴殺場，典刑示眾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小和尚也曉得些兒求禱。」

國王見說，即命打掃壇場。一壁廂教：「擺駕，寡人親上五鳳樓觀看。」當時多官擺駕，須臾，上樓坐了。唐三藏隨著行者、沙僧、八戒，侍立樓下。那三道士陪國王坐在樓上。少時間，一員官飛馬來報：「壇場諸色皆備，請國師爺爺登壇。」

那虎力大仙欠身拱手，辭了國王，徑下樓來。行者向前攔住道：「先生那裡去？」大仙道：「登壇祈雨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也忒自重了，更不讓我遠鄉之僧。也罷，這正是『強龍不壓地頭蛇』。先生先去，必須對君前講開。」大仙道：「講甚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我與你都上壇祈雨，知雨是你的，是我的？不見是誰的功績了。」國王在上聽見，心中暗喜道：「那小和尚說話，倒有些筋節。」

」沙僧聽見，暗笑道：「不知他一肚子筋節，還不曾拿出來哩。」大仙道：「不消講，陛下自然知之。」行者道：「雖然知之，奈我遠來之僧，未曾與你相會。那時彼此混賴，不成勾當，須講開方好行事。」大仙道：「這一上壇，只看我的令牌為號：一聲令牌響，風來；二聲響，雲起；三聲響，雷閃齊鳴；四聲響，雨至；五聲響，雲散雨收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妙啊！我僧是不曾見。請了，請了。」

大仙拽開步進前，三藏等隨後，徑到了壇門外。擡頭觀看，那裡有一座高臺，約有三丈多高。臺左右插著二□八宿旗號。頂上放一張桌子，桌上有一個香爐，爐中香煙靄靄。兩邊有兩隻燭臺，臺上風燭煌煌。爐邊靠著一個金牌，牌上鐫的是雷神名號。底下有五個大缸，都注著滿缸清水，水上浮著楊柳枝，楊柳枝上托著一面鐵牌，牌上書的是雷霆都司的符字。左右有五個大樁，樁上寫著五方蠻雷使者的名錄。每一樁邊立兩個道士，各執鐵鎚，伺候著打樁。臺後面有許多道士，在那裡寫作文書。正中間設一架紙爐，又有幾個像生的人物，都是那執符使者、土地贊教之神。

那大仙走進去，更不謙遜，直上高臺立定。傍邊有個小道士捧了幾張黃紙書就的符字、一口寶劍，遞與大仙。大仙執著寶劍，念聲咒語，將一道符在燭上燒了。那底下兩三個道士拿過一個執符的像生、一道文書，亦點火焚之。那上面乒的一聲令牌響，只見那半空裡悠悠的風色飄來。豬八戒口裡作念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這道士果然有本事。令牌響了一下，果然就刮風。」行者道：「兄弟悄悄的，你們再莫與我說話，只管護持師父，等我幹事去來。」

好大聖，拔下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叫：「變！」就變作一個假行者，立在唐僧手下。他的真身出了元神，趕到半空中，高叫：「那司風的是那個？」慌得那風婆婆捻住布袋，巽二郎筍住口繩，上前施禮。行者道：「我保護唐朝聖僧西天取經，路過車遲國，與那妖道賭勝祈雨，你怎麼不助老孫，反助那道士？我且饒你，把風收了；若有一些風兒，把那道士的鬍子吹得動動，各打二□鐵棒。」風婆婆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遂而沒些風氣。八戒忍不住亂嚷道：「那先生請退，令牌已響，怎麼不見一些風兒？你下來，讓我們上去。」

那道士又執令牌，燒了符檄，撲的又打了一下，只見那空中雲霧遮滿。孫大聖又當頭叫道：「佈雲的是那個？」慌得那推雲童子、佈霧郎君當面施禮。行者又將前事說了一遍。那雲童、霧子也收了雲霧，放出太陽星耀耀，一天萬里更無雲。八戒笑道：「這先兒只好哄這皇帝，搪塞黎民，全沒些真實本事。令牌響了兩個，如何又不見雲生？」

那道士心中焦躁，仗寶劍，解散了頭髮，念著咒，燒了符，再一令牌打將下去。只見那南天門裡，鄧天君領著雷公、電母到當空，迎著行者進禮。行者又將前項事說了一遍，道：「你們怎麼來的志誠？是何法旨？」天君道：「那道士五雷法是個真的，他發了文書，燒了文檄，驚動玉帝，玉帝擲下旨意，逕至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府下。我等奉旨前來，助雷電下雨。」行者道：「既如此，且都住了，伺候老孫行事。」果然雷也不鳴，電也不灼。

那道士愈加著忙，又添香、燒符、念咒、打下令牌。半空中，又有四海龍王一齊擁至。行者當頭喝道：「敖廣，那裡去？」那敖廣、敖順、敖欽、敖閻上前施禮。行者又將前項事說了一遍，道：「向日有勞，未曾成功；今日之事，望為助力。」龍王道：「遵命，遵命。」行者又謝了敖順道：「前日虧令郎縛怪，搭救師父。」龍王道：「那廝還鎖在海中，未敢擅便，正欲請大聖發落。」行者道：「憑你怎麼處治了罷。如今且助我一功。那道士四聲令牌已畢，卻輪到老孫上去幹事了。但我不會發符、燒檄，打甚令牌，你列位卻要助我行行。」鄧天君道：「大聖吩咐，誰敢不從？但只是得一個號令，方敢依令而行；不然，雷雨亂了，顯得大聖無款也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將棍子為號罷。」那雷公大驚道：「爺爺呀！我們怎吃得這棍子？」行者道：「不是打你們，但看我這棍子往上一指，就要刮風。」那風婆婆、巽二郎沒口的答應道：「就放風。」「棍子第二指，就要佈雲。」那推雲童子、佈霧郎君道：「就佈雲，就佈雲。」「棍子第三指，就要雷鳴電灼。」那雷公、電母道：「奉承，奉承。」「棍子第四指，就要下雨。」那龍王道：「遵命，遵命。」「棍子第五指，就要大日晴天。卻莫違誤。」

吩咐已畢，遂按下雲頭，把毫毛一抖，收上身來。那些人肉眼凡胎，那裡曉得。行者遂在傍邊高叫道：「先生請了。四聲令牌俱已響畢，更沒有風雲雷雨，該讓我了。」那道士無奈，不敢久占，只得下了臺讓他。努著嘴，徑往樓上見駕。行者道：「等我跟他去，看他說些甚的。」只聽得那國王問道：「寡人這裡洗耳誠聽，你那裡四聲令響，不見風雨，何也？」道士云：「今日龍神都不在家。」行者厲聲道：「陛下，龍神俱在家，只是這國師法不靈，請他不來。等和尚請來你看。」國王道：「即去登壇，寡人還在此候雨。」

行者得旨，急抽身到壇所，扯著唐僧道：「師父請上臺。」唐僧道：「徒弟，我卻不會祈雨。」八戒笑道：「他害你了，若還沒雨，拿上柴蓬，一把火了帳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不會求雨，好的會念經。等我助你。」那長老才舉步登壇，到上面，端然坐下，定性歸神，默念那《密多心經》。正坐處，忽見一員官飛馬來問：「那和尚，怎麼不打下令牌，不燒符檄？」行者高聲答道：「不用！不用！我們是靜功祈禱。」那官去回奏不題。

行者聽得老師父經文念盡，卻去耳朵內取出鐵棒，迎風幌了一幌，就有丈二長短，碗來粗細，將棍望空一指。那風婆婆見了，急忙扯開皮袋；巽二郎解放口繩。只聽得呼呼風響，滿城中揭瓦翻磚，揚砂走石。看起來，真個好風，卻比那尋常之風不同也。但見：

折柳傷花，摧林倒樹。九重殿損壁崩牆，五鳳樓搖梁撼柱。天邊紅日無光，地下黃砂有翅。演武廳前武將驚，會文閣內文官懼。三宮粉黛亂青絲，六院嬪妃蓬寶髻。侯伯金冠落繡纓，宰相烏紗飄展翅。當駕有言不敢談，黃門執本無由遞。金魚玉帶不依班，象簡羅衫無品敘。彩閣翠屏盡損傷，綠窗朱戶皆狼狽。金鑾殿瓦走磚飛，錦雲堂門歪榻碎。這陣狂風果是兇，刮得那君王父子難相會；六街三市沒人蹤，萬戶千門皆緊閉。

正是那狂風大作。

孫行者又顯神通，把金箍棒鑽一鑽，望空又一指。只見那：

推雲童子，佈霧郎君。推雲童子顯神威，骨都都觸石垂天；佈霧郎君施法力，濃漠漠飛煙蓋地。茫茫三市暗，冉冉六街昏。因風離海上，隨雨出崑崙。頃刻漫天地，須臾蔽世塵。宛然如混沌，不見鳳樓門。

此時昏霧朦朧，濃雲靄靄。

孫行者又把金箍棒鑽一鑽，望空又一指。慌得那：

雷公奮怒，電母生嗔。雷公奮怒，倒騎火獸下天關；電母生嗔，亂掣金蛇離斗府。唵喇喇施霹靂，振碎了鐵叉山；浙瀝瀝閃紅綃，飛出了東洋海。呼呼隱隱滾車聲，燁燁煌煌飄稻米。萬萌萬物精神改，多少昆蟲蟄已開。君臣樓上心驚駭，商賈聞聲膽怯忙。

那沉雷護閃，乒乒兵兵，一似那地裂山崩之勢。謊得那滿城人，戶戶焚香，家家化紙。孫行者高呼：「老鄧，仔細替我看那貪賊壞法之官、忤逆不孝之子，多打死幾個示眾。」那雷越發振響起來。

行者卻又把鐵棒望上一指。只見那：

龍施號令，雨漫乾坤。勢如銀漢傾天壑，疾似雲流過海門。樓頭聲滴滴，窗外響瀟瀟。天上銀河瀉，街前白浪滔。淙淙如瓮澗，滾滾似盆澆。孤莊將漫屋，野岸欲平橋。真個桑田變滄海，霎時陸岸滾波濤。神龍藉此來相助，擡起長江望下澆。

這場雨自辰時下起，只下到午時前後；下得那車遲城裡裡外外，水漫了街衢。

那國王傳旨道：「雨夠了，雨夠了；□分再多，又滄壞了禾苗，反為不美。」五鳳樓下聽事官策馬冒雨來報：「聖僧，雨夠了。」行者聞言，將金箍棒往上又一指。只見霎時間，雷收風息，雨散雲收。國王滿心歡喜，文武盡皆稱贊道：「好和尚！這正是『強中更有強中手』。就是我國師求雨雖靈，若要晴，細雨兒還下半日，便不清爽。怎麼這和尚要晴就晴，頃刻間杲杲日出，萬里

就無雲也？」

國王教回鑾，倒換關文，打發唐僧過去。正用御寶時，又被那三個道士上前阻住道：「陛下，這場雨全非和尚之功，還是我道門之力。」國王道：「你才說龍王不在家，不曾有雨；他走上去，以靜功祈禱，就雨下來，怎麼又與他爭功，何也？」虎力大仙道：「我上壇發了文書，燒了符檄，擊了令牌，那龍王誰敢不來？想是別方召請，風、雲、雷、雨五司俱不在，一聞我令，隨趕而來，適遇著我下他上，一時撞著這個機會，所以就雨。從根算來，還是我請的龍，下的雨，怎麼算作他的功果？」那國王昏亂，聽此言，卻又疑惑未定。

行者近前一步，合掌奏道：「陛下，這些傍門法術，也不成個功果，算不得我的他的。如今有四海龍王現在空中，我僧未曾發放，他還不敢遽退。那國師若能叫得龍王現身，就算他的功勞。」國王大喜道：「寡人做了二□三年皇帝，更不曾看見活龍是怎麼模樣。你兩家各顯法力，不論僧道，但叫得來的，就是有功；叫不出的，有罪。」那道士怎麼有那樣本事？就叫，那龍王見大聖在此，也不敢出頭。道士云：「我輩不能，你是叫來。」

那大聖仰面朝空，厲聲高叫：「敖廣何在？弟兄們都現原身來看。」那龍王聽喚，即忙現了本身，四條龍。在半空中度霧穿雲，飛舞向金鑾殿上。但見：

飛騰變化，遶霧盤雲。玉爪垂鉤白，銀鱗舞鏡明。鬚飄素練根根爽，角聳軒昂挺挺清。磕額崔巍，圓睛晃亮。隱顯莫能測，飛揚不可評。禱雨隨時佈雨，求晴即便天晴。這是有靈有聖真龍像，祥瑞繽紛透殿庭。

那國王在殿上焚香，眾公卿在階前禮拜。國王道：「有勞貴體降臨，請回。寡人改日醮謝。」行者道：「列位眾神各自歸去，這國王改日醮謝。」那龍王徑自歸海，眾神各各回天。這正是：

廣大無邊真妙法，至真了性劈傍門。

畢竟不知怎麼除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